争鸣

零伍2005

红孩 选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[2005年中国争鸣小说精选]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2005年选系列丛书

2005年中国故事精选
2005年中国奇幻文学精选
2005年中国武侠文学精选
2005年中国儿童文学精选
2005年中国杂文精选
2005年中国网络文学精选
2005年中国歌词精选
2005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
2005年中国争鸣小说精选
2005年中国青春文学作品精选
2005年中国散文诗精选
2005全国小学生精彩作文年选
2005全国初中生精彩作文年选
2005全国高中生精彩作文年选
2005年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
2005年外国文学作品精选
2005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

ISBN 7-5354-3169-0
9 787535 431691 >
定价：28.00元

零伍2005

红 孩 选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[2005年中国争鸣小说精选]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2005 年中国争鸣小说精选/红孩　选编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1

ISBN　7-5354-3169-0
Ⅰ.2…
Ⅱ.红…
Ⅲ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Ⅳ.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3653 号

责任编辑:阳继波　　责任校对:陈　琪
封面设计:徐慧芳　　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　传真:87679300　邮编:430070)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0 层)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　87679361)
http://www.cjlap.com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印刷: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90×1240 毫米　1/32　　印张:17.5　　插页:1
版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　　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430 千字　　印数:1-10000 册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　87679310)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序

红　孩

这本争鸣小说年选就要定稿的时候，想不到巴金老人竟然于10月17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接连数日，人们纷纷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对这位世纪老人的怀念。说老实话，我不大在意官方和文坛对老人做出的任何评价。我的纪念方式很简单，在心里永远地记住这个不朽的名字就可以了。道理很简单，巴金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名字，它还装载了很多高附加值的东西。我也不大同意，或者说不大喜欢有些文坛大腕称赞巴金是文学的标志、良心的那样的说法。巴金在我的眼里，他只是一个作家，一个能够独立写作的作家，一个为别人活着的作家。确切地说，是一个文学老人。这个老人过去活着，它的名字叫巴金。现在他去了，他的名字还是叫巴金。

巴金，是属于文学的巴金。也是属于社会的巴金。如果说巴金过去的存在，使人们还能想一想文学的高度。那么，现在巴金去世了，人们还会思考这个问题吗？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样一种惊喜，巴金终于走了，走到属于他自己的生活里去了。同时相对于我们更多的作家来说，文学的氛围似乎更轻松了，因为巴金这座大山终于没了。尽管这座大山过去给了我们太多的责任与崇高。没有高山的生活是可怕的，有了高山的生活同样是可怕的。这样的心理不论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小人物，还是对于鲁迅、巴金那样的大人物。谁也不愿活在别人的影子里。尤其是文学艺术。

年度争鸣小说已经出版三年了。今年是第四年。作为编者，我深知读者对它的褒贬有多深，这就如同一桌饭菜。想来人们为什么喜欢名厨料理，喜欢老字号，喜欢川菜、淮扬菜、粤菜等几大菜系，关键在于这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些菜有自己的地域特色，有自己的当家菜。10月初，在北国的双鸭山市集贤县，我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主题为“地域文化与中国作家”的研讨活动。在发言中我说，从中外作家的比较看，大凡经典的小说，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强烈而鲜明的地域性，特别是在中国，这种特征更为明显。地域是个宽泛的概念，大者可到地球世界，小者可到村庄街巷，不同的地域生活着不同的人群，不同的人群选择着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。在知识界提出经济全球化后，近年又有人提出文化全球化的时刻，我们应该对此给以关注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更应该关注文化的地域性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。毫无疑问，文化只有多样性，世界的精神财富才会灿烂辉煌。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单一的存在的，它是由传统文化、现代文化、民族文化、区域文化等多种成分组成的。研究地域文化与作家成长的关系，必须抱以开放的心胸和视野，既不能搞自我封闭，也不能过于泛滥，更不能将地域文化放在从属于政治、经济的地位。作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，至少包涵这样两点：一是作家从哪里来，即他出生于哪里，籍贯在哪里，生活工作在哪里，如我们所说的东北作家、北京作家；另一是作家作品的内容反映的是哪一个地域性的题材，如荷花淀派、山药蛋派作家作品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土地是文学的母亲。没有哪一个作家所写的小说、散文与土地没有关系。可惜的是，我们现在有相当多的作家，从他们的小说中你很难看得出他写的是发生在哪个地域上的事情。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后，有人提出农村题材的作品过多，是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，遂奋笔呼唤都市题材，理由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已经城市化，中国的中心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。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有些不通。文学可以讲地域性，而不能分为城市和农村，因为农村和城市在文化上都从属于那个地域。获奖的作品农村题材的多了，我们要看它是不是都在一个或几个集中的地域，如果地域分布很广，我倒认为那是中国文学的幸事。

中国文学，归根到底，最终还是属于乡土文学。乡土不是乡村，它

是一种地域的象征。鲁迅笔下的绍兴，老舍笔下的北京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，哪一处不是乡土呢？农村题材与乡土文学天生结缘，这不是刻意的撮合，而是历史的必然。人类社会形成后，人个开始并不是居住在某个城市，而在很大程度上过着居无定所、随处漂泊的生活。城市的产生，是由于人类有了聚集在一起抵御灾害和被异族侵略的需要，同时也是有了剩余产品需要交换的需要。由此，便产生了不同地域的文化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再看当前文学的发展，看小说的创造，我们会发现在城市化、全球化的共识下，我们有相当多的作家也被大大地共识了。随便翻翻我们的文学期刊，随便看看我们出版的长篇小说，你能发现有几本值得关注的作品呢？人们评价茅盾文学奖，最喜欢的是《白鹿原》，是《尘埃落定》，究其原因，一个是文学性，另一个就是地域性。一旦没有了地域性，少了地域性，文学性肯定会大打折扣。我想，这正是当下人们对文学冷淡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。我从来不反对理论家们提出一些什么新口号，定义些什么新名词，那样或许有益于自己的研究。但我更关心在新口号、新名词下摆弄的是些什么真玩意儿。60后老了。70后人到中年了。80后正热火朝天呢。90后已经蠢蠢欲动。如果文学朝着这个态势发展，我相信我们离巴金的高度会越来越远。巴金们是属于中国的，属于乡土中国的。而巴金的后人们则属于新新人类，他们属于全人类，属于全球化。他们的目标是神州n号。问题是，不论你是哪个号，你最终总是要回到地面的，离开了地母，你为谁飞翔呢？

2005年10月20日　梨花园



目 录

序/红 孩 …… 1
1. 对你大爷有意见 (《北京文学》2005年第7期) /叶广芩 …… 1
穿旗袍的县委书记 (评论) /叶广芩 …… 31
骊歌且莫翻新阕，花院深疑无路通 (评论) /梁晓云 …… 35
2. 幕僚 (《北京文学》2005年第7期) /王梓夫 …… 40
把戏的背后 (评论) /白 烨 …… 109
杞人忧天话有闲 (评论) /实 言 …… 112
3. 报告政府 (《当代》2005年第4期) /韩少功 …… 116
本质上的怀疑主义其实就是裸呈真相的一种思想能力(评论)/牛学智 … 195
肤浅的叙事 (评论) /李瑞卿 …… 201
4. 有一种树春天叶儿红 (《收获》2005年第2期) /须一瓜 …… 210
以“身”试“爱”：一个追问者的悲剧 (评论) /刘 燕 …… 246
自我缠绕的困境 (评论) /胡颖峰 …… 254
5. 被夜打湿的男人 (《小说月报》原创版2005年第5期) /马步升 … 257
肉体政治学的独特文本 (评论) /杨光祖 …… 295
一则通俗的男性寓言故事 (评论) / 何 英 …… 300
6. 工厂的大门 (《中国作家》2005年第8期) / 李 铁 …… 305
困惑与迷惘 (评论) /孔海蓉 …… 343
“门”的困扰与诱惑 (评论) / 刘 忠 …… 347

7. 我是秃子（《福建文学》2005年第9期）/赵月斌 …… 352
赵月斌和《我是秃子》（评论）/石华鹏 …… 381
谁是秃子：人格的分裂与身份的缺失（评论）/马宝民 …… 384
8. 执迷不悟（《小说界》2005年第5期）/巴 一 …… 389
爱情真的来了，谁也阻挡不住（评论）/ 红 孩 …… 447
在哪里迷失了自己《评论》/梁晓云 …… 450
9. 九堡（《上海文学》2005年第10期）/ 顾 艳 …… 453
是本能还是觉醒？这是个问题（评论）/ 刘 忠 …… 482
作家，你的道德躲在哪里（评论）/林超然 …… 485
10.四人行（《钟山》2005年第1期）/滕肖澜 …… 489
伤感的现实（评论）/武锦华 …… 548
被击碎的梦（评论）/郝 雨 …… 551

对你大爷有意见

叶广芩

一个叫鲜香椿的女子送给叶副书记五瓶香椿，她想当乡里的妇联副主任，而叶副书记居然就被这五瓶香椿打动了。叶副书记把她推荐给了书记，鲜香椿就真的能当上副主任吗？还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？

乡政府大院里静悄悄的，静悄悄的大院预示着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，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一般指的是这样的情况。

离吃午饭还有三个小时，想的是到镇西街给那头拉磨的老驴拍几张照片。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头还在磨道上走动的驴了。或许明天这头驴走着走着倒下了，连同它那副銮驾，成为历史；或许明天这头驴被卖进平遥的汤锅，变作五香驴肉，挤眉弄眼地混迹于花花绿绿的旅游产品之中，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……也听说驴所拉的石磨已经以三千块价格预约售出，卖给了城里一位画家。画家在乡间盖了别墅，需要一些乡土的点缀，兼因磨盘上有乾隆十七年的刻字，画家稀罕这个，就买了，什么时候驴彻底歇班，就什么时候来拉磨。那头驴倒下是早晚的事，据说驴嘴里已经没剩几颗牙，吃不动草料，每天一日三餐喝小米粥。小米粥的经费由画家供应，这是驴主和画家谈好的条件，否则刻乾隆年号的磨盘就不卖。画家有的是钱，不在乎什么小米粥，现在卖什么都讲搭配，商业术语叫捆绑消费，要想得到真货就得花点儿额外代价，这个道理画家明白，三千块钱买个“乾隆”，这样的好事不是谁都能遇上。我想见识见识喝小米粥的驴，惦记着驴在喝粥的时候是否还有“六必居”的小酱黄瓜佐餐。总之，看驴喝粥是件很吉尼斯的事情。

我的办公室在乡政府院子东北角，坐在办公桌前可以将院里的情景尽收眼底，安静而不寂寞，是全院的最佳位置。透过纱窗往外看，太阳在水泥地上白花花地照着，不知谁用凉水冲过地，地面蒸腾起一股股热浪，散发着尘土的腥气，让人想打喷嚏。几棵鸡冠花在花坛里蔫头耷脑地开着，沉闷而单调。院里除了鸡冠花再无其他花草，让人猜想是播种的时候临时抓瞎，只找到了一种花籽，就稀里糊涂地种了，种的人是有一搭没一搭，看的人也是有一搭没一搭，谁也没把它当回事。望着鸡冠花我常常想念市文联那个百花齐放的小院，想念在花圃前忙忙碌碌的花匠师傅，剪枝、浇水、上肥，从不停歇，偶尔的还把剪下的花插在瓶子里，摆放在他喜欢的女同志桌子上，给大伙一个惊喜，一个谈笑的话题。在这儿没这种情致，漫说鸡冠花不能往办公室桌上搁，就是芍药、牡丹也不能往屋里拿。干部们的办公室肃整简单，没有多余点缀，办公室靠墙角有单人床和从家里带来的铺盖，床底下有沾满黄泥的高勒胶鞋，枕头边有三截电池的大手电，非常的隐私也非常的一目了然。办公室玻璃板下头压着的多是老婆孩子的照片，有过游历经历的是所到之处的标准照，不管后头背景是什么，前头主要位置一定要站着照片主人，主人多是西服，扎红领带，戴浅色镜，不看镜头，作气宇轩昂状，像才从太空里下来。书记们的办公室没有玻璃板，有宽大的老板台，板台上有电话，是有来电显示的那种，以便书记决定接还是不接。墙上挂着书记和前来视察工作的领导照片，所来的领导都是在媒体上常见的，照片的主人和媒体上常见的人作亲密状，像是一家人。所挂照片均是经过主人认真筛选的，合影人物很有讲究，县级的基本不挂，级别最低也要省部级，没有办公室主人参与的不挂，否则失去了悬挂的意义。所以，书记们办公室的热闹在墙上，不在玻璃板下。

早晨便这样闷热，今天大概有雨。

党委书记朱成杰办公室的门大大地敞着，里面嗡嗡地吹着电扇，印着“野竹坪乡”的白门帘就一扇一扇地飘，好像老有人进进出出似的。再往旁边看，不唯朱成杰的门没关，赵书记、钱书记的门也都没关，电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扇也嗡嗡地吹，那些个门帘也在动，动得轻松舒展，坦荡悠扬。啊，今天难得全班人马都在家歇着，八百年不遇的新鲜！

我看见乡文化干事小张急匆匆地从办公室出来打开水，灌完水又急匆匆地跑回去了，动作夸张，神情严肃，好像他多么的正经，又多么的忙碌。搁往常，他得在院子里磨蹭半天，跟碰到的每一个人说话，从世界石油价格上涨到食堂包子肉馅的咸淡，从美国由伊拉克撤军到厨子老王永远无法改变的脚癣，中超联赛的比分、十六世罗马教皇的推出、UFO对野竹坪的光顾、山茱萸育苗的诀窍、翠峰深山发现过野人，对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话题，永不会重复。实在没人说话了，还能跟猫说话，跟厨房养的胖猫大黄聊香港小姐选美，从大黄那蹒跚的猫步说起，并不突兀。街西老驴喝小米粥的信息，也是小张的提供，小张还说后街有个庞老太太，活了130多了，还很硬朗，给杨虎城当过保姆，给蒋介石喂过药，谁不相信可以和老太太去对证。厨子老王对我说，小张那张嘴啊，他能把人说死！往后谁想自杀甭吃药，直接找小张，听他说一天一宿，准活不了。

今天小张没有在水池子那儿神聊，小张直去直来，连个弯也没绕。

晚上乡党委要开书记会，决定乡里几个副手的人选。办公室早早把会议通知搁在了我的桌上，平时只是口头通知，今天特意印了，加了红头，盖了章，交给每位书记，足见会议的重要。可是我打定了主意不参加会，今天是周末，是我回城的日子，我早早地收拾了东西，跟办公室要好了回去的汽车，准备吃完中午饭就回家，回去好好洗个热水澡，在乡下洗澡问题总是不能彻底解决。

小张到我办公室来还书，看我把东西往包里装，惊奇地说，您回城啊？

我说，回城。

小张说，什么日子口啊，您还回家？

我说，今天是周末，我得回去洗澡。

小张说，晚上的会您无论如何得出席。



我说，人事安排的会我不参加，下来的时候组织部交代过了，我不负责乡里的任何具体工作，我只是体验生活。

小张说，别的您可以不出面，这个会您不发言也得在会上坐着。

我问为什么。

小张说，这是权力的象征，您想想，这不是常委会，是书记会，是野竹坪的最高会议，连您在内一共才四个书记，拍大板的事儿，谁也不愿意放弃。将来新干部提拔起来了，有您一票，谁不念您的好，顺水推舟的事，何乐不为？咱们不参加，就说明咱们在这儿是个摆设，一点儿也不重要，没人在乎咱们，往后说话没分量，办事没人听使唤，处处是麻烦。不错，咱们是挂职的，挂职的怎么啦，挂职的在关键时刻也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，往后谁还敢小瞧咱们！

小张一口一个“咱们”，也不知什么时候，他把我认作了一个战壕的战友。我说，我不怕别人小瞧，我从来没把自个儿瞧大了，又不是真在乡里干，干吗装得跟真的似的。

小张说，基层干部的势利和实际，您还是了解不够。大伙都是从土里爬出来的，当官和不当官可是大不一样。知道吗，您几位在会议室开小会，外头几个圈子可是开大会呢，都是手机传递信息，千方百计打探消息，这样难得的机会别人求都求不来，您还回家洗澡，真是的……

我说我讨厌官场，我的文学作品从来不写官场，和人打交道，我烦，我就关注大熊猫。

小张说，我知道您不写官场，您关注大熊猫，大熊猫不关注您不是？叶书记，咱们都是搞文化的，我知道什么是文化，文化就是真性情，就是不设防，您驾着艺术的小船徜徉在生活的海洋中，我行我素，是很自由自在。可是海洋里的船多了，有经济的巨轮，也有政治的战舰，任谁掀起个浪就能把您的小木船打翻了，那时候您就真成了落水……那什么了……其实您不妨换种方式，驾着艺术小船逛累了，就弃船登舰，观览一下战舰的机舱甲板，看看水手们的操练，增加一下感受，也不是坏事。

我说，艺术的小船也能观赏日出日落，也能顺利到达彼岸。当不当落水狗不是由我决定的。

小张说，跟文化人说话太累，云里雾里不着边，不跟您绕了，通知给您发了您还走，就显着有点儿生猛海鲜了。

我问怎的是生猛海鲜。

小张说，硬掰呀！

我说，这怎能是硬掰？

小张说，这说明您压根没把乡党委放在眼里，没把人家当成一级国家政权，您瞧瞧院里这阵势，都上着弦呢，我敢保证，就这会儿，政府周围至少有一个排的人在迂回行动，这样的戏您上哪儿看去？

让小张一说我还真不能走了，只好把收拾好的东西又掏出来。干部安排在基层是件大事，都说在这种时刻，越是表面平静，下面活动越是厉害，联名上告的，写匿名信的，毛遂自荐的，送钱送礼的，托关系走后门的，八仙过海，花哨至极。这些情景我在各类文学作品中读得实在不少，可眼下，我的周围是出奇的安静，至少，上面说的情景我没遇上过一件，也许真如小张说的，大伙都认清了我在这儿“是个摆设”，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，犯不着找我。想到这儿，竟有些失落。给文联挂了个电话，告诉他们这礼拜我不回去了，问单位有没有事情。办事员说为防暑降温，每人发了两斤白糖，想着我在乡里，就把我的糖免了。我说你们不能因为我不在就不给糖，这是名分问题。办事员说，您老还在乎两斤白糖，您在下头当书记，要多少糖没有哇！我说你们以为到基层是当皇上吗，要什么有什么，错了！我让他们把我的糖补上，一两也不能少！我听见办事员在那头嘟嘟囔囔，意思说我是到了更年期，年龄渐长，脾气也渐长。

搁下电话，心里更失落，本来是想寻找点儿认可和温情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在没当落水之狗以前我先当了丧家之狗。我下基层的目的是关注生态，采访大熊猫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，之所以到野竹坪来当个副书记，完全是为了深入生活方便，为的是有个吃住的据点，有个关照的组

织，跟地方工作根本不搭界。

野竹坪原名野猪坪，位于秦岭南麓，周围人烟稀少，沟壑纵横，出产大熊猫更出产野猪。历史上，这里一直是野猪的繁盛发展之地，每到庄稼成熟季节，老乡们就得在地头搭上窝棚，全家出动，保卫胜利果实。山里的野猪都是“熟人”了，深谙老乡规律，采取“敌疲我扰，敌进我退”政策，和农民打起了游击战。这几年实行了野生动物保护法，野猪们更是挂了免死牌般的疯狂，野得没了边。有人说是野猪坪这个名字叫坏了，怎的不叫熊猫坪、国宝坪？连人带动物都是国宝，那样多好！得改！就改名字，一改才知道，敢情地名的更改是要上报国家的，不是谁想改就能改，麻烦着呢。乡里人聪明，将个野猪坪改作了野竹坪，只变一个字，省事多了，加之“竹”比“猪”高雅了许多，文学了许多，有郑板桥“秋风何自寻，寻人竹梧里”的意境在其中，更有王安石“野竹林寺”诗可以附会。一个字的变更一下提升了野竹坪的文化内涵和档次，这个点睛的高明之人就是现在的乡党委书记朱成杰。当然，成了野竹坪，野猪们还是照旧地闹，并没有因了郑板桥而有所斯文，因了王安石而有所思考。

朱成杰是我大学作家班的同学，那时候我从市文联考入作家班，他从富仁县考入作家班，从年龄上论，他最小，我最老，他是班长，我是支部书记，他是山区来的朴实又狡黠的农家子弟，我是大城市来的脱产进修干部，我们的差距使我们成了好朋友。他在我面前毫不掩饰造作，透彻得如同一碗清水，玩坏就是玩坏，耍赖就是耍赖，不讲理也有，借钱不还也有，到时候嘿嘿一笑，都过去了。我对这个小师弟百般地爱护迁就，在他身上时时能看到农家子弟的耿直率真。社会上假的东西太多，朱成杰不假，他就是坏也坏得很真实，很可爱，很能让人说得过去。

大学生朱成杰个头不高，敦实，憨厚，黑红脸膛，一脸的壮疙瘩，头发很长，有时候披肩，有时候梳马尾巴，如他所说，这样的发式不是时髦，是为了省剃头钱。马尾与披肩的变化也有规律，刚刚洗过头三

天，是披肩，三天过后，头发发黏打绺，就变成了马尾。无论披肩与马尾，那股浓重的头油味永远是气冲霄汉，热烈非凡。朱成杰冬天穿对襟黑棉袄，夏天是白布小褂，方口布鞋，蹬着一条从进学校就没换洗过的喇叭形牛仔裤，睡的是他娘给织的土布方格单子。喇叭裤是城里扶贫打发到乡下的过时物件，配给喇叭裤的同时还有几双尼龙花袜套和一件印着“亲你一口香三天”的半长背心，这些东西时时地在朱成杰身上闪现。每每见到朱成杰不土不洋，不伦不类，迈着外八字，抠着眼上的眵目糊，晃晃悠悠走进教室，我都想为他喝彩，整个一个杂八儿凑！

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杂八儿凑的行头竟成了新潮，前门大栅栏服装店的中式服装一件已经卖上了千元价钱，做工还远没有朱班长的传统地道，粗布的大单子只有王府井工艺品商店才有出售，别的地方无处问津。喇叭裤已然过时，可没想到美国的麦克·杰克逊又穿着它在台上作歌作舞，辗转腾挪，大放光彩。作家班本来在大学里就惹人眼目，出了个朱成杰，更是无与伦比的精彩，那些文学女青年，三天两头往作家班宿舍跑，逮着谁管谁叫老师，把作家班的男男女女一个个弄得神经兮兮，连句整装话也说不利落了。文学女青年视土包子为名士派，视笨拙木讷为文化的莫测高深，把个朱成杰崇拜得莎士比亚一般，云里雾里闪烁如星。中国农民的特点是无可比拟的精明，朱成杰当然也不例外，索性倚傻卖傻，越发地走向了黄土地，走向了文化的回归，说些个谁都不懂的言辞，创造些个半英文半黄土的词汇，比如“sex交”“羊肉泡culture”等等，让人讳莫如深，不知所云。

跟我同宿舍女生有个南方来的方米米，学计算机管理的，却连计算机怎么开机也搞不清楚，大半时间放在梳妆打扮和交朋友上。方米米的爹是鞋厂大老板，方米米的床底下就摆了几十双鞋，蜈蚣似的不知有多少脚。方米米对朱成杰崇拜得最为厉害，说朱成杰是天生的思想者，朱成杰的举手投足，在方米米眼里都是深沉，都是文化，都有着特殊的意味。朱成杰在球场上打球，方米米会替朱成杰抱着衣服在看台上喊加油，大声叫着朱成杰的名字，仿佛满场只有一个朱成杰在跑动；逛大

2005年

街，从来是方米米掏钱，掏得主动又迅速，毫不含糊；朱成杰喝剩下的茶根，方米米也会不嫌弃地喝下去，美其名曰沾沾灵气。方米米有钱，大方，不计较，爱跟所有的人撒娇，老把自己当小孩儿，动辄便是“我们女孩子”怎么怎么的，好像今年小学才毕业，其实24了，是个傻大姐儿，没熟，属于半生系列。

有一天方米米后半夜才回来，一进宿舍就把大伙吵醒了，说朱成杰刚才在草地上摸了她。谁迷迷瞪瞪地说这属于性骚扰，让方米米明天告到学校去。方米米说她愿意让朱成杰摸，朱成杰摸得很文化，很舒服。大伙说既是这样，就另当别论了。问摸哪儿了，方米米愣冲冲地指指上头。问还有哪儿，又愣冲冲地指指下头，大伙就都蒙起头来笑。方米米说，有什么好笑的，朱老师说他把他的才气都传给我了，从上头传，下头跑出去怎么办，从下头传，上头跑出去怎么办，所以同时传，双管齐下！我探出头来说，快睡吧，方米米，你个大傻×！

第二天一进食堂，就听到了朱班长给方米米“传递才气”的议论，大家当个笑话在听，嘻嘻哈哈，没有正经。方米米向朝她挤眼睛的男生说，挤什么挤，你那小狗眼儿比朱老师的差远啦，你挤瞎了我也不会正眼瞅你！

大家更笑。

人群里有一个认真的，就是刘大可。刘大可跟方米米是从一个地方来的，受了方米米她爹的委托，自认为是米米的同乡，是护花使者，从立场上便跟大家很不一样。刘大可认为方米米受了欺负，有些不依不饶，满饭堂寻找朱成杰，要跟作家班的朱无赖算账。找了半天没有结果，就一遍遍给朱成杰打手机，没人接。他不知道，一般情况下，朱成杰上午都是在睡懒觉。晚上不睡，早晨不起是作家班的生活习惯，有时候宿舍的窗帘能拉到中午去。刘大可拨了有一顿饭工夫，朱成杰就是不理睬，刘大可急了，对传呼台小姐大声喊，你给这小子留言，我×他大爷！小姐说刘大可的语言不文明，她们不能传递。刘大可说，你就这么传，出了问题我负责，我×他朱成杰的大爷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